

白牡丹

翁山柱砥 / 著
[清]何梦梅

Bai mudan
岳麓书社



《白牡丹》，原名《前明正德白牡丹》，（1891）年卯上海（或作“上洋”）博古斋刊小本，书题“武荣翁山洪柱石琮编次”，“武荣翁山柱石琮编”等。《白牡丹》的故事也对戏剧界产生明显影响，在民间，如京剧《美龙镇》的“本事”就是两者兼而有之（《江南传》第30回，《白牡丹》第42回），而《白凤冢》的“本事”则见《白牡丹》（见《京剧剧目辞典》）。

旧小说

白牡丹

Bai mudan

翁山柱砥 / 著
[清]何梦梅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牡丹/(清)翁山柱砥 何梦梅著. —长沙:岳麓

书社, 2004

ISBN 7—80665—399—6

I. 白... II. ①翁...②何...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356 号

白牡丹

作 者:[清]翁山柱砥 何梦梅 著

标 点:文华 阳斌

责任编辑:李润英

封面设计: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321 千字

印数:1—5,000

ISBN7—80665—399—6/I·642

定价:15.00 元

承印: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地址: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电话:0731—806221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说明

明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荒唐皇帝。他13岁登基,年号正德,居皇位达16年,却常常把大权不是交给太监就是交给大臣,自己去追求一种放荡淫乐的生活;纵然行使权力,也不愿像国主那样君临天下,却宁愿用自封的“将军”名义发号施令。他在不长的一生中,多次西巡和南游,留下了许多盛传不衰的故事。英国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堪称当今国外这一领域最高学术水平和最新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该书第七章,用了不下三万字的篇幅述评“正德时期”的历史,最后作结是这样一句:“有关正德皇帝纵情享乐和对礼仪、习俗、规矩的蔑视的故事仍然很受欢迎,到20世纪已以多种书名出版。”在脚注和“书目”中特别提到的只有两本书,就是1976年台北影印出版的《中国历史通俗小说三种》中的《正德游江南》和1971年台北影印出版的《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九)》中的《白牡丹》。不过这里断定两本书最早出版时间在“20世纪”、但具体时间却又“不详”的说法,却是一个小小的错漏。

《白牡丹》,原名《前明正德白牡丹全传》,最早有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上海(或作“上洋”)博古之斋刊小本,书题“武荣翁山柱砥编”(或作“武荣翁山洪柱石琮编次”、“武荣翁山柱石氏琮编”等。今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王长发先生考定)。武荣,州名,唐置,寻废,后复置,改为泉州,故治即今福建泉州附近的晋江县,作者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而“翁山柱砥”则是他的号,至于作者的其他生平事迹则迄今未详。有人根据书末“要知后事,须看《大红袍》便知”一句,便断定《白牡丹》与《大红袍》“约为同期之作”。考诸史实,这一断语似乎证据不足,因为《大红袍》系伪托明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作者李春芳之名,实际可能为清代前期文人所撰,且最迟亦在嘉庆十八年(1813),即已出现二经楼刊本(藏英国博物馆,参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比《白牡丹》最早镌印的时间还要早出八十来年。

《白牡丹》的主要内容是描述正德皇帝为访求所梦美女白牡丹、红芍药,不惜微服巡游江南,由此生发出奸监谋反、忠臣受屈、强盗打劫、平民遭困、天子风流穷形极相、男女有情终成眷属等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社会



生活故事。如同《正德下江南》一样,《白牡丹》的故事也对戏剧界产生明显影响,在民间广泛流传,如京剧《美龙镇》的“本事”就是两者兼而有之(《江南传》第36回及《白牡丹》第42回),而《白凤冢》的“本事”则见《白牡丹》第45回(参见《京剧剧目辞典》)。

《正德游江南》,原名《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广东顺德人何梦梅(字雪庄)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镌。全书7卷45回,所演以正德皇帝游江南之事为主,兼及置镛、宸濠造反及刘瑾谋逆事,书中述及的另外一些人如梁储、王守仁、李凤姐等,历史上都实有其人。虽然书中有一些荒诞离奇的描述,但关于忠奸、治乱、正邪、贞淫的故事历来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道,故此书亦颇受欢迎,不仅被改编为京剧、川剧、徽剧、湘剧、汉剧、秦腔、河北梆子、粤剧《美龙镇》(又名《下江南》、《游龙戏凤》、《梅龙镇》、《正德下江南》)、《新落金扇》、《刘倩倩》(又名《玉簪恨》)、《绛霄楼》及新潮黄梅调《江山美人》等,而且还流传海外,远播英国、日本、朝鲜等国,如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载“宫内省图书寮”藏有“高丽抄本”《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传》4卷45回和坊刻小本《大明游江南梁太师访主》4卷24回,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载英国博物院藏《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7卷45回及小型简本《梁太师江南访主》4卷24回。此书民国三十六年(1947)曾由广州大成书局出版过“嵩山居士校阅”本,不分卷,45回,绣像8幅15人。以后除台湾有少量影印本外,大陆迄未重印过。我们这次印行,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整理,除加以新式标点、适当分段外,并校改了原本中一些明显的刻印错误;至于原著中一些知识上的误差,为保持古代通俗小说的原貌,我们基本上未予改动。

《前明正德白牡丹全传》与《绣像正德游江南传》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都是以反映正德皇帝游江南的故事为主题,所以我们这次将两书合为一册,整理出版,书名合定为《白牡丹》,正好纳入我社“旧小说”丛书出版,以便读者一并鉴赏、配套收藏。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将清人毛奇龄的《武宗外史》、现代戏剧小说史家阿英为《游龙戏凤》所作的序言以及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的北京陈联躬所著《正德帝演义》的目录,作为本书附录,一并刊行。

2004年3月

目录

白牡丹

CONTENTS



第一回	明主遇美人入梦	金星救刘瑾为阁	1
第二回	穆府着棋收内监	焦彩翻案害王岳	4
第三回	买首级白冤遭害	假半仙看相赚金	7
第四回	刘瑾巧施网财计	文贵怒逐狐犬群	13
第五回	焦穆诡施伪圣旨	李通验识假金牌	17
第六回	刘瑾毒谋收文符	李通巧计醉狂奴	21
第七回	吴芳惧罪瞒刘瑾	文贵迎母拜李通	25
第八回	刘瑾赚主幸苏州	梦雄同妹观圣驾	28
第九回	章士成留客结婚	刘宇瑞通家款友	31
第十回	宇瑞邀友探亲恙	桂金越墙听瑶琴	35
第十一回	刘小姐窥琴识女	李夫人戏婿交婚	39
第十二回	文俊催船委保驾	梦雄鏖战敌强徒	43
第十三回	圣驾高山脱罗网	奸监平地起风波	48
第十四回	英国公大破贼寇	司礼监密捉忠良	52
第十五回	刘宇瑞离家脱难	李梦雄代岳辩冤	56
第十六回	老元勋请驾救忠	小游击受官访贼	60
第十七回	士成知机宿古祠	桂金急病投匪店	64
第十八回	追马匹兄妹中计	焚店房母子负逃	68
第十九回	士成祠里救桂金	梦雄途中逢宇瑞	71
第二十回	李梦雄密杀陆金	万人敌误结胜康	75
第二十一回	假梦雄大寨款舅	真桂金高山遇仇	79
第二十二回	胜康痴订鸳鸯偶	桂金假结鸾凤俦	82
第二十三回	匪徒贪美色遭殃	奸监谋重权造反	86
第二十四回	演武厅奸监受辱	金銮殿忠臣施威	90
第二十五回	功折罪梦雄呈信	假小监李通偷图	94

第二十六回	李通有意战人敌	桂金无心擒宇瑞	98
第二十七回	士成会婿知女信	李通怜才劝投诚	102
第二十八回	文贵剿贼三界山	梦雄征兵黑风寨	106
第二十九回	万人敌诈书救应	文提督暗约进剿	110
第三十回	全节义父女相逢	捉渠魁忠良奏绩	113
第三十一回	刘瑾知风潜逃遁	张茂领旨捉奸徒	117
第三十二回	权势败无人收宿	运气来留客成功	121
第三十三回	居庸关奸监被捉	金銮殿阁老问供	125
第三十四回	奸佞认供正王法	老将辞职让金鞭	129
第三十五回	忠良封职完婚娶	圣主设醮禳瘟疫	132
第三十六回	瑞阳镇王合失主	周元家天子安身	136
第三十七回	天子吃鸡做良媒	周元捧扇订佳偶	139
第三十八回	吴大材奉旨赘婿	明正德乏费卖骑	143
第三十九回	六家店赌博呼子	王庄内召神除妖	146
第四十回	扬州店看诗忆梦	新庄银出世朝君	149
第四十一回	吹玉笛取笑渔姑	拾金钗调戏凤姐	153
第四十二回	李凤姐恩封西官	定国公怒打权监	157
第四十三回	挥金银众女感恩	受封诰二姬应梦	161
第四十四回	正德斗宝拘暗室	黄虎陷主戮全家	164
第四十五回	江流获赦超苦海	凤姐自误丧黄泉	168
第四十六回	凤姐建庙受配享	周元 <u>就</u> 职庆团圆	172
白牡丹小序			177





第 一 回	孝宗皇临崩顾命	明武帝即位封臣	181
第 二 回	谏新君百官联奏	惑少主群阉用谗	182
第 三 回	诱村愚假装刺客	灭口实真是亏心	185
第 四 回	伐长亭贤臣话别	临险地智士施谋	188
第 五 回	假投江守仁归隐	伤县令逆贼为非	190
第 六 回	白花村置幡起义	宜川县万程投军	192
第 七 回	劫贼营刘琼败北	失郡县士奎殒躯	195
第 八 回	郭安人悬梁尽节	杨总制拜本回京	197
第 九 回	闯官门忠臣殒命	诛奸佞豪杰复仇	199
第 十 回	两兄妹山寨安身	各英雄桃园叙义	202
第 十 一 回	贡龙驹蛮王恣志	举虎将金殿扬名	205
第 十 二 回	伏龙驹夺鳌得志	丰润县王氏寻夫	207
第 十 三 回	杀糟糠贱徒负义	救主母烈婢行仁	209
第 十 四 回	路途中红颜遇救	荒郊上薄幸伤兵	211
第 十 五 回	焚茅舍狠心消毒气	回蜗店豪杰各安身	214
第 十 六 回	逢总兵英雄得志	陈妙论豪杰归降	215
第 十 七 回	阵场中贼徒自刎	荒山上兄弟窥形	217
第 十 八 回	李东阳从谋发令	王反贼战败被擒	220
第 十 九 回	众功臣陈情对枫陛	群奸党被劾作冰山	222
第 二 十 回	围私第刘瑾遭擒	劫法场夺鳌落草	224
第 二 十 一 回	欲回乡沥情奏主	思游玩易服追臣	226
第 二 十 二 回	梁太师入官候主	张太后敕令寻儿	229
第 二 十 三 回	别国太老相出宸京	入鲁庄小皇传密旨	230
第 二 十 四 回	投敕书兆辉遵旨	往强娶宗显被拿	233

目录

正德游江南

CONTENTS

第二十五回	鲁家庄承恩免祸	柴氏母拜寿开筵	234
第二十六回	据上席奇句惊人	回粤东横财娱老	236
第二十七回	倒运公孙逢烈汉	无知协镇捉英雄	238
第二十八回	施国兰过衙吊审	徐协镇到府受刑	240
第二十九回	下松江君臣失路	回草舍母子延宾	242
第三十回	法前贤杀鸡为食	依古圣以孝求忠	243
第三十一回	问佳人真龙遗迹	见势宦穷汉传书	245
第三十二回	听奸谋丫环仗义	闻婢语小姐担惊	247
第三十三回	说原因丫环用计	从致嘱母子逃奔	248
第三十四回	曹侍郎歪心逆旨	奸奴仆用火烧楼	250
第三十五回	闻火灾夫人守孝	因路绝小姐投江	252
第三十六回	郭如龙竹花开凤尾	李阿凤杏旂映龙颜	254
第三十七回	宋家绿萼呈祥瑞	道士红尘点化机	256
第三十八回	以舅为媒李龙多口	得陇望蜀天子探花	258
第三十九回	扁舟邀友复匡君	窃宝入城重护驾	261
第四十回	驱象阵贼众逞能	对棋盘山中闻报	263
第四十一回	驱铜人计杀毒象	逢妖女误丧军兵	264
第四十二回	何振邦蒙仙指点	老仙翁下山破阵	268
第四十三回	现孤身阵破被擒	明天子获佞班师	271
第四十四回	朱天子回朝封赠	众功臣配合团圆	274
第四十五回	谊殿下还乡省母	曹小姐入寺逢亲	276
附录	武宗外纪	毛奇龄	279
	《游龙戏凤》序	阿英	290
	《正德帝演义》目录		292



第一回 明主遇美人入梦 金星救刘瑾为阁

诗曰：乘兴南游不戒防，谁知祸患起身旁。

若非洪福真天子，早把江山梦一场。

又曰：两样新妆未得遭，本来龙性荡难牢。

春风自是为张主，一夜吹开两树桃。

话说这两首诗，单道逍遥天子的遗事。前首括得上半部，后一首括得下半部。却因其时有两个美女，与逍遥天子梦中相遇，日后宛转入宫伏侍。看官，你道那逍遥天子是谁？乃是前明正德。

按正德乃武宗皇帝年号。这武宗讳厚照，姓朱，乃天上亢龙金星脱生下世的，禀性风骚，赋情潇洒。即位以来，四海升平，倦于治务，耽于盘游，时称为“逍遥天子”。故其时内宫虽有后妃嫔嬙，即良家女子，非无可娱目悦心，然常闷闷不乐。

一日，退朝无事，睡在龙床上。忽梦游至一大世界，看不仅紫姮黄娇，生无限红情绿意。进步又至一所，中有二株花树：一株花开白如玉的，叫做白牡丹；一株花开红似紫的，叫做红芍药。花下又有两个娇滴滴的美女，冉冉而来。一个淡妆比玉精神，一个浓抹如花窈窕。且那身子服饰，又打扮得十分整整齐齐的，真正是西施再世，王嫱复生！武宗抬头一看，不觉浑身酥软，神情颠倒，遂抢步向前笑道：“寡人正在此孤寂无聊，意欲两美人相伴枕席，未知美人意下如何？”那两美人一时齐道：“只怕奴家没有忒大福分！若是万岁不嫌容貌丑陋，另日即便同侍巾帔罢。”武宗见美人依允，忽然春情越发，忍耐不住，又向两美道：“既蒙美人见爱，何不就此际同赴阳台，行些楚岫三分雨、梦煞巫山一段云去。”说罢，便双手拉住两美。那两美被武宗纠缠不离，却叫道：“万岁放手！”武宗只是不肯放手。两美心生一计道：“后面有人来了！”武宗回过头来，那两美乘势把武宗推开而去。武宗叫声：“不好了！”一顿跌倒在地。惊醒起来，却是南柯一梦，依旧倚在龙床上，朦胧道：“好好！”

早有太监闻言入侍问道：“陛下与何人打话，却警得如此冷汗直淋？”武宗道：“朕正梦与两美好处，不意被他推一推，蓦地惊醒！”太监道：“既有其

梦，必有其人，陛下何不宣圆梦官一问？好便传旨，令使者采选入宫，伏侍陛下。”武宗道：“朕适才梦中勿急，并未问及美人名姓乡籍，好不令人晦气！但朕尝闻：冀之北土，好马生焉；古之名都，美女聚焉。此两美人，一定生在苏、杭、扬、潮等州地方，少不得另日朕就要云游各处，留心访访踪迹罢。”谁知武宗此话一出，早已钻在那太监心窝里去，却弄出许多事端来了。此是后话，按住慢表。

且说这太监乃河南信州人氏，父刘聪，母何氏。刘贩卖药材为生，积下家私数千金。但是夫妻二人年过四旬，未有男女生育。聪因到河北大名府收买货物，螟蛉一子，先是名谈瑾，年甫十岁，生得白净面皮，只是眉浓眼露。因父母穷乏鬻之，刘聪收为己子，改曰刘瑾。回家夫妻溺爱，送其上学攻书。不数年，刘瑾性轻佻，善戏虐，口舌伶俐，下棋、投壶、博弈、踢球，无一不精。年十六，刘聪病故。何氏溺爱更甚。不务生业，妄结浪游。至十八岁，何氏亦亡。刘瑾益加放荡，赌博、酗酒，无所忌惮。不数年家业荡尽，连住处也变卖了。因思有个族叔刘文俊，欲投他处，求得出头。

按文俊名刘泽，系二甲进士出身，时官拜吏部天官，乃刘聪之从兄弟，瑾之从叔也，与刘聪颇相得。前因丁忧回家，后遂挈家移居江南苏州府城内，家资饶富。刘瑾故欲望其提携，遂收拾上路。非止一日，已到苏州府，寻店安歇。问店家，方知刘吏部家住在狮子街。是晚即饱餐安寝。至次早饭后，备下名帖，来到刘府前，对把门家人说明。家人道：“老爷不在家里。”刘瑾恳求家人把帖投进后衙。夫人李氏见了名帖，心想：“刘聪家业富足，刘瑾到此，必是放荡。”即传请进后堂。

刘瑾拜毕，坐下旁边。茶罢，夫人曰：“贤侄在家料理家务，何由到此？”刘瑾曰：“只因父母双亡，家业萧条，望婶娘写一信附小侄进京，托叔父图个出身。”夫人曰：“你叔为官清淡，从不敢妄荐一人。贤侄进京，想也无益。”遂令家丁取出银子，对刘瑾曰：“此银十两，贤侄权收作盘费回家，切不可进京。”刘瑾不悦曰：“婶母既是不肯写信提携，小侄又非来打秋风，银子可仍收进去。”说罢，亦不辞别，竟悻悻跑出后堂而去。夫人入内不表。

且说刘瑾出了刘府，一路愤恨：“异日若得志，必设害他一家雪恨！”忽又转念曰：“适才送我的银子，我又不取。如今路费已尽，举目无亲，不若投河身死，免受了辛苦！”想到此际，心中凄惨，信步出城，欲寻溪河自尽。来到荒郊，迎面来了一个道人，白面长髯，纱巾葛袍，向前叫曰：“刘瑾不可短见！论你后日，富贵难言！”刘瑾吃惊曰：“公是何人？既知我姓名，谅必知我苦，怎



说甚么富贵？”道人笑曰：“贫道善知过去未来之事，怎不知你的委曲？今不如阉割进京，为个太监，可得荣耀。”刘瑾着惊曰：“割了阳物，岂不死去？且无一分路费，怎能进京？”道人随就身内取出一包药散，并一粒药丸，付刘瑾曰：“你将此药带回店去，先取瓦一块，无灰酒一瓶，并火炭等物。先写一纸字，放在桌上，教店主见得，道：‘我若割下阳物，你可将阳物放在瓦上，扇起炭火烧焦，搗成细粉，和一粒药丸调酒灌下，便可止痛。快将此药散涂敷割伤处，立即止血。’再调养几日，自然痊愈。另赠你白银五十两，以为路费。”说罢，将银、药交付刘瑾。刘瑾收了，拜伏在地：“恳求大名，好便异日报答。”道人扶起道：“贫道姓李名太白，号长庚，云游四处，不求报答。只是你异日得志，切勿伤害生灵，足感厚情！”言讫，化阵轻风而去。

刘瑾心知必是太白金星指点，后日必有好处，即望空叩谢。遂转回店来，将信将疑。取了一块方瓦，并老酒、灰火齐备，写下纸单，放在桌上。向前对店主曰：“适在街上卖一只熟鸭头，要借刀砧一用。”店主曰：“何不取来，付小人料理料理？”刘瑾曰：“我自会料理，不劳费心。”便取了刀砧入房，虚掩着房门。店主心内疑惑，又见刘瑾眼带泪痕，不似吃酒之状，又取刀砧，不知何用？便悄悄躲到房门缝窃视。忽见炉内炭火炎炎，上放一方瓦，那块刀砧安置在椅前，解开前面裤子，露出那条黑昂昂的物件来。店主正不知何故。又见刘瑾左手把那物件提起，放在桌上，右手举刀截下。一声响，那物件已坠在地上。忍耐取过药散一小撮，敷在伤处，遂跌倒在地，血如涌泉。店主叫得一声苦，急奔入房来，已是面如腊黄，人事不省。忙叫帮伙进来曰：“此人与我无冤，却割阳物来害我们！当着人命，如何是好？”小二见桌上字纸，方知其详。

店主无奈，只得照纸上所云，把那阳物拾起，放在瓦上。不须臾间，烧得焦黑，搗成细粉。又将药丸研破，和老酒调剂，把箸撬开牙关灌下。顷刻面皮渐红，血亦止了。二人共扶上床。停了一会，手脚略动，翻身叫声：“我好疼也！”店主埋怨曰：“我与你并无冤仇，何故做这事害我？”刘瑾曰：“你不知我的苦情，我就死了，亦不过费你一口薄棺材，更也无人较讨人命，不必着慌。”店主曰：“阳物有甚罪过，割下了便可分得苦情？一发不通！”口虽如此说，心中着实恐惹出人命来，从此小心照顾。又有道人药散敷贴，小心伺候了十余日，始平复如旧。

此时刘瑾暗想：“身边只有十数两银子，若还店税，无甚路费。”乃对店主曰：“多承好意，得全残喘。但饭钱房税，无从借处，如何是好？”店主巴不得



他早出门去，答曰：“房税饭钱，客官另日得意寄来罢。今日痊愈，即可起程。”刘瑾称谢，收拾出门而去。

未知此去进京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穆府着棋收内监 焦彩翻案害王岳

且说刘瑾称谢店主，收拾出门，夜宿晓行，省吃俭用，不觉到了。是晚进入京城，住入客店安歇。次日问店小二曰：“小可要做个太监，未知怎能充作哩？”小二曰：“要作太监，须要在朝官员保奏，方得入宫。”刘瑾默然暗思：“我怎有官员保奏？况盘费短少，倘用尽，岂不饿死？且寻个生活路，再作商议。”即换了衣服，上街闲走。

亦是时运来临，恰遇正德天子时为东宫太子，闲暇素服，带一少监，步行到兵部尚书穆宏府中游耍。这穆宏乃趋媚小人，即邀太子到后花园磐陀石上对着象棋。家人从后门出去，后门被风吹开。适值刘瑾到此，见花园幽雅，缓步而入。观望那石上二人对着象棋，正中着心怀。上前一着，恰当棋正入局，二人俱各出神，不顾旁人看的。时太子要移红马去吃黑车，那穆宏却用个弃车杀棋之势，却不顾车，转去移炮，欲成重炮，即是死局。太子欢喜，忙取马去吃车。刘瑾叫曰：“吃车无益，重炮已成枯棋！”太子停手，通盘算了一番，回顾刘瑾，笑曰：“不是你指点，险些中了死局！”即移一红炮，搁在黑炮前，局便散了。刘瑾再点几步，黑棋已死。太子赢了一盘，大喜曰：“卿果能干！可替孤家照顾指点。”刘瑾暗忖：“此人既称孤家，必是皇国国戚。”即尽心指教，倏忽间连胜三盘。穆宏赞曰：“此实是高手，臣对他不过。”太子大喜，问曰：“卿乃何人，有此本领？”刘瑾跪下曰：“臣乃河南信州府刘瑾，曾经阉割，故进京谋做太监，但未得机会。”太子曰：“孤家就是东宫太子。卿既洗净身体，着小监前去验视，若果洗净，即侍孤家罢。”小监领旨，即引刘瑾到旁边验过，奏曰：“验得刘瑾洗割干净，特来缴旨。”太子曰：“刘瑾可随侍孤家。”刘瑾谢恩毕，即随太子回宫去。次日，到客店取行李入宫内。刘瑾语言巧捷，百般逢迎，太子甚是欢喜。

过半月余，不料六宫太监王岳知道，奏曰：“殿下，这刘瑾无人保结，乞打发出宫，免使朝廷跟究奴婢本咎。”太子即问刘瑾曰：“卿有何人在朝廷居官



么？”刘瑾曰：“臣只有族叔刘文俊，官拜吏部天官。”太子对王岳曰：“你可往见刘文俊，就取结状。”王岳领旨出宫，来见刘文俊，施礼坐下，曰：“先生有族亲刘聪之子刘瑾，居住河南信州府，今因阉割进宫，伏侍太子，欲着先生保结，未知先生意下如何？”刘文俊暗想：“刘瑾家资不薄，为何阉割？谅非守分之徒。倘有不测，罪连保结。”即答曰：“学生移居已久，且一向在朝，梓里之事，一概罔闻，不敢妄保。”王岳即辞别，回见太子，将此言奏明。又道：“刘文俊既不敢保，殿下当遣刘瑾出宫。恐圣上谴责。”太子曰：“卿且退，再作商议。”刘瑾深恨文俊不保他。

又过半月，王岳见刘瑾仍在宫，即于偏殿奏天子曰：“殿下收了一个来历不明之人，名唤刘瑾。奴婢职司六宫，理合奏明。乞陛下驱逐出宫，免致后患。”宏治曰：“宫闱之内，岂容无籍之徒住足！着巡宫太监立逐刘瑾，无容延缓！”刘瑾闻言大惊，来见太子。太子曰：“圣旨已出，孤草书一幅，卿暂住穆宏府中。孤家另日必当重用。”刘瑾忙收拾出宫，巡宫太监缴旨不表。

且说刘瑾到穆府，穆宏见了太子手谕，知太子溺爱刘瑾，即加礼备酒相待，打扫书房安歇，曲意殷勤款待。不觉过半载，乃宏治十八年，帝驾崩。

此时，因西番大金王薨，无嗣，王族争立战斗。英国公张茂领军前去和番，掌朝国老文阁夏往北番催贡。朝中只有世袭明侯李崇顺及刘文俊等，请太子告庭登位，称为正德武宗皇帝。大赦天下，即宣刘瑾为掌印太监，行坐不离，言听计从。刘瑾即另造太監府安享，文武官趋媚不暇。

刘瑾日侍正德。见正德昏暗，意图篡权。寄银两与三界山柳望怀、吴仁中、万飞龙等，嘱其密招人马，冀图大事。按柳望怀亦信州人，与刘瑾至交。初贫，屡受刘瑾恩惠，多勇力。后投三界山吴仁中、万飞龙等，结为兄长，落草打劫为生，刘瑾任为心腹。按下不表。

且说刘瑾心恨王岳前日革逐，意图报怨，乃谋于兵部尚书穆宏、户部尚书焦彩，曰：“吾欲诛王岳，并夺司礼重权。奈老贼乃三世老监，并无罪款，难于下手。”焦彩眉头一皱，计从心生，道：“有了，有了！记得宏治十二年间，黄河崩坏，先帝知王岳诚实，差其监工。王岳因恤小民，不发官工，特给民价，侵欠十万银两。后回奏，先帝知是体恤民疾，谕旨免补。而王岳诚实，不奏请勾。现账簿仍存本部处。今国库空虚，公公可奏讨此银，王岳清贫，必死。”刘瑾大喜，曰：“贤契可速检出账簿，咱来日好得奏请，结果老贼的性命！”穆宏、焦彩称是，退出。

到了次日，正德临朝，文武分班。只见刘瑾、穆宏、焦彩跪奏曰：“启奏陛

下：目今库藏空虚。臣查宏治十二年，黄河两岸收筑完竣，尚存银五万两，在司礼监王岳处。乞将此银追出应用。”正德喜曰：“可将账簿进来御览。”焦彩即呈上簿籍。帝见登记有侵欠十万两实账，即令宣王岳上殿，谕曰：“卿可将先帝手内所拖欠十万银两缴还，朕躬应用，毋得迟延。”王岳闻言大惊，曰：“奴婢何曾拖欠先帝银两？”正德曰：“就是先帝修理黄河，账簿现在，怎说无有？”王岳心中方才明白，启奏曰：“若是修理黄河，只因其处洪水泛滥，人民困苦，奴婢不忍给发官工，至侵欠十万两。先帝曾云：‘此乃体恤民力，非关侵欠，谕旨免追。’若果奴婢侵欠，先帝已究追多时了。乞陛下明鉴！”刘瑾忙奏曰：“陛下明见万里。先帝若果免追，如何账簿并不勾销？明是王岳自恃三世老监，藐视国法！若不勒限严追，银两何由得清？”正德闻言，怒喝曰：“王岳劣奴，焉敢欺藐寡人！降旨暂禁天牢，限一个月，若不缴清，取尔首级！”遂令武士将王岳押禁天牢。文武方知刘瑾果然势大，谁敢多言？俱各散朝。

且说王岳到天牢，牢官敬他三世老监，送进一小房安身。王岳便说：“自己失算，先帝账项不奏请勾销，刘瑾挟昔日赶逐之恨，故遭陷害。咱若缴清银两，必报此仇！”牢官曰：“公公家资原来如此富足！”王岳曰：“咱家只一义子王合，从幼却亦阉割，现住河南河中府家中，计家业不上数千金。”牢官惊曰：“若是如此，库项何能赔偿？”王岳曰：“不妨。咱还有一义子，名唤薛同，官拜谏议大夫，家住湖广武昌府，原是百万富户。因怕人谋害，故拜我为义父。前者丁忧回家，现经服阙。咱当寄书与他，教他解银十万两，进京救我性命。”牢官曰：“如此，公公快写书，下官即着一妥人，星夜前往武昌府。”王岳忙修书信一封，牢官叫了一个惯走长路差人，王岳赏了他二十两银子。

差人即带书赶路，披星带月，不数日来到武昌府薛府前。对把门人曰：“烦报你家老爷知道，说京城王公公着人到此，有话面禀。”门丁报进后堂，薛同令唤进。差人后堂拜见，呈上书信。薛同看书大惊，曰：“王公公不意招此横祸！”令差人到厨房饱饮，随写下回书。又令家丁速收拾银两金条进京。顷刻间差人来领回信。薛同令赏了二十两银子，吩咐：“你先归见王公公，我即日解银，到京赔补，教他高枕无忧。”差人叩谢回去不表。

且说薛同恐银两沉重，路上耽搁，却从水路起程。无奈水面风波不顺，迟延几天。及至天津港口，算来二十九日。薛同即令两个家丁直入京城打听：王公公若在天牢，作速回报，好运银入京；倘被害，亦当回报，家丁领命起身。



第三回 买首级白冤遭害 假半仙看相赚金

原来天津港离京城二百四十里，家丁须赶次日，方得进城。又说刘瑾，巴不得过限期，好结果王岳性命。到了三十一日，心中大喜，奏曰：“陛下钦银王岳一个月缴清十万银两，今已逾限，仍不缴还，实属藐法！若不诛戮，王法扫地！”正德闻言大怒曰：“劣奴着实无礼，速宣来处死！”当驾官领旨而去。

时王岳在天牢，接着薛同回书，安心静候。到了这日，正与牢官议论：“为何至今未到？莫非风水阻滞？”忽牢子报曰：“圣旨下！请老爷迎接！”牢官忙出天牢接旨，复见王岳，曰：“圣旨宣召公公进朝。”王岳惊曰：“咱今番进朝，性命难保，只是辜负先生好意。”牢官安慰曰：“有众大臣保奏，我谅亦无妨。”王岳来到午门，下轿入朝。当殿开了镣铐，俯伏跪下。正德骂曰：“阉狗藐视寡人，银两越限不缴，实为可恶！”王岳叩首奏曰：“陛下暂息雷霆之怒！奴婢贫穷，又无家资。前日钦银缴还银项，业经驰书向亲友转借。亲友已解银前来。奈风水阻滞，乞缓十日。若不缴清，甘当死罪！”刘瑾闻言暗想：“王岳这厮若缴清库项，反结下深仇。”忙奏曰：“世间岂有三十日分文莫措，再十日即有十万银两之理？明系挨延欺君。若不处死，难彰国法！”正德怒气冲天，骂曰：“阉狗如此无礼！”喝令武士将王岳押出午门外处斩。武士向前擒捉王岳。王岳立起，指着刘瑾大骂曰：“劣奴陷害咱家，死而有知，必吸尔魂！”正德大骂曰：“自己拖欠库银，不行补还，却又辱骂好人！”传旨将王岳速速斩来。武士随押出午门。可怜一位三世老监，死于奸人之手！顷刻武士呈上首级，正德令将首级挂在彰义门下示令。文武见了，俱各寒心。帝令刘瑾执掌六官司礼监。散朝，万民嗟叹。

时薛同的家丁，一闻此信，忙备棺木，到午门收殓王岳尸身，唤人来将棺木运到天津港口。薛同闻信大哭，备下酒醴祭奠，再令得力家人，押运棺柩回河中府，交与王合，“待我设计重贿奸臣，务要王岳的首级寄回附葬，方快我心。”家人领命，运棺向河中府而去。

未知薛同果能买得王岳首级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买首级白冤遭害 假半仙看相赚金

却说薛同务要买得王岳首级，随即进京，租一客馆安顿。过了三日，这一日早饭后，素服坐在客店前，看其卖买。忽一小监经过，遇着一个书生，拱

手问曰：“刘公公要往那里去？”那小监答礼曰：“咱奉我公公命，要出城公干。”说罢而去。薛同触着心事，便问店家曰：“这小监是谁？”店家曰：“此乃刘瑾的心腹小监，却亦姓刘，但不知唤甚名字。”薛同曰：“你去请他回来，只说有一客商请他。休露出我的来历。”店家忙赶上叫曰：“刘公公请住步，小人店中有一客商请你说话。”

原来小监名唤刘健，最贪财利。一闻此言，便暗忖：“必有赚钱的机会。”即同店家进店。薛同吩咐备酒，一面请刘健进入客房，分宾主坐下，曰：“公公别来无恙？”刘健见薛同面如紫玉，三绺长髯，衣冠整楚，知必富户，即问曰：“咱前往河南公干，有几位富户请酒，足下莫不亦在内否？”薛同将计就计曰：“小弟姓王，贱名必济，在河南开张珍珠铺。因前同公公聚饮几次，深知公公慷慨，故此叙旧。”酒席已备，刘健谦逊了一番，一同坐饮，问曰：“王大哥进京何为？”薛同曰：“小弟因有些家资，屡遭贪官蠹役勒索，故进京欲捐纳一职员，并拜个座主庇护。未知公公有甚门路否？”刘健闻言暗喜：“果是赚钱的机会。”答曰：“王大哥岂不晓我家公公的势力，满朝公卿，谁不钦服？就要做个现任官，到也容易，莫道空衔职员！但未知尔带多少银子应用？”薛同曰：“某现备三万两，可够用么？”刘健喜曰：“如是足了。但今天咱要出城理事，另日再来与你商议。”即欲分别，薛同曰：“难得今日相会，须再饮几杯。”刘健即坐下再饮。

薛同甜言蜜语，引得投机。问曰：“彰义门下挂着，却是何人首级？”刘健曰：“说起方知我公公的势力。那首级乃是三朝老监王岳，只因触犯我公公，被公公奏闻朝廷，将他处斩，把首级示众城下。尔还不知么？”薛同曰：“尔公公忒认真了，既死便罢，何必首级示众？但公公乃刘公公的心腹，未知可能盗取此首级否？”刘健笑曰：“尔言差矣。王岳与我们并非亲故，我怎肯犯着国法盗他首级？”薛同曰：“公公若能盗取此首级，凭尔要多少银子！”刘健曰：“这却烦难。教尔多银买一首级，尔却不肯；若是少银，叫我盗取，我亦不肯。”薛同曰：“凭你要多少银子，便说何妨？”刘健暗想：“此人莫非痴呆？怎要买个死人头？”便曰：“若要首级，除非三千两银子不得。”薛同曰：“就是三千两何妨！”刘健疑惑曰：“你当真三千两敢买么？”薛同取过钥匙，开了箱，付与刘健看曰：“黄金在此，有甚难买？”刘健见满箱金银，触起贪念，便曰：“大哥可取纸来，把金称定，有三千两银，直待我包好，写上封皮，仍付你收下。待我取首级来，即将原封金付我，免致稽延。”薛同称“是”。刘健将金折算，封写标皮完固，交薛同收受曰：“咱家暂别。”薛同忙问曰：“未知公公几时取